









### 三論台北反美騷動事件

中美兩大民族友誼，素稱和睦，而我國人基於和平之傳統美德，對於美國駐台外交使節，僑民或軍隊，尤抱親善友好之態度，縱有損己之處，亦皆隱忍從事，此乃顯著之事實，是以此次台北所爆發之反美騷動事件，正確言之，並非反美，厥為民衆不滿美方法庭之失平判決，而以示威行動促使修正與反省耳。

分析此一行動之起因，雖屬雷諾槍殺劉自然事而起，但探求其根本所在，則爲駐台美軍事顧問團所享有之審判特權，由於該團在台享有此種特權，我國法律之事件，竟不依我國之法律原則與程序處理，致發生不公之審判，我國既無法糾正，民衆激於義憤，遂有若干逾於理智之行為，因此，吾人認爲如使今後永無同樣之事件發生，則駐台美軍事顧問團之收回，實屬必要。

查治外法權之享有，依國際法之規定，僅能給予友邦之元首外交人員及過境之軍隊駐紮之軍艦等，今美國在台北之軍事顧問團，並非美軍之正式建制，其此項特權之取得，據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之宣佈，係於一九五一年接受美援時之一項特權，此項特權既多，復係一項暫時性質者，是以無論基於我國之獨立與尊嚴，抑或美方法庭之表現大國風度，均應予以修正此一不合理之協議，撤銷此一不平等之特權也。

抑有進者，美國在駐台軍事顧問團之撤銷，不僅義理上應如是，在事實上日本業已實施，最近駐日美軍槍殺一日本婦事件，美國即已同意將該罪案移交日方審判，事例具在，故就美方面而言，爲平息今後同樣事件之發生，因應如吾人之所建議，就台方面而言，尤應重申此一權利，勿使獨立國格受損也。

美國乃由世界之領袖國家，世所共仰，唯其如是，益宜以德服人，始足以加緊團結，強化領導，苟仍對受援友邦施與者之態度，對同盟國家懷優越感之觀念，則非但徒此誤會益深，糾紛益大，抑爲自毀長城，而授共黨集團以隙也，因此，關於駐台軍事顧問團特權在在所有者，尤宜迅速自動交回，以表現其大國之風度焉。

在我國政府方面，尤宜以此事件爲鑑，立即依全國人民之願望，取消一切有損國權之協定，對任何友邦，均不抗不卑唯唯唯愛，果能如是，則此次事件則尚可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。

行所謂「回鄉生產運動」時期，又增加百餘萬人，滬共當局，爲厲行疏散，規定凡學生畢業告一段落，不論爲小學或中學畢業，均被遣送至農村參加生產。或被遣爲農村共幹。

### 日對美拒絕停止試驗表示遺憾

東京。泛亞社電。日本政府於上星期對美國官方所持之立場。謂目前任尼華大省舉行之一連串核子武器試驗。並無停止之理由。表示遺憾。日本此項意見。係在外務省所發表之正式聲明中表達。查日本最近曾二度要求美國停止在尼華大省試驗核子武器。但美京已於六月十日之覆文。表示拒絕接納云。

外務省之聲明中稱。美國之答覆。係由國務卿杜勒斯署名。其中有一段聲稱。美國政府認爲現時進行之一連串核子爆炸試驗。因已經妥爲調整。及管制。對人類並無危險。

四兩。至於棉布配量。則爲每人每年三丈半。但因受棉花減產影響。此項配量。將再減少一半。

在必需品奇缺之下。食米。牛油及棉布等配量。近又一再減少。現時每一市斤。每月僅能配購食米廿四斤及牛油十斤。

門之外，得有一齣好戲。馬奇麗奔至麥克之前而擁之曰：「爾此人真是缺德，乃竟窺人隱私，」麥克曰：「我祇看一齣君子而落女之好戲而已，何隱私之可言。」此時馬奇麗之心火如焚，麥克之來，乃正合其時，馬奇麗復擁之曰：「我所需者高善飛而已，我無所求於麥克也，」麥克絕不容氣而臥於榻上曰：「既有新歡，便忘舊好，奇麗之情實太薄也。」馬奇麗坐於沙發上，作憤憤之態曰：「不知何故，我馬奇麗竟被冷落，所逢男子雖多，然未有令我墮於情網者，但自見高善飛之後，我即一心嚮往，每逢一對其人，便覺此心動動，而不能自持，有時想到心曠神怡，認爲雖不能爲彼之妾，不能爲彼之奴，則以此身爲其枕席，一度春風，則雖死而無恨者，思想之離奇至此，即我亦不願其所以也，麥克下所不可言，以爲我高善飛爲香港銀行行員，有地位，有資產，基於虛榮之觀念，遂思爲高善飛之圖也，其高善飛自與我相識以來，祇在吾生日，彼送來一件禮物，此外彼每欲饋送，吾都拒而不受，今列在吾家宴其友人，彼以手金子爲我消費，吾已漸返之其皮夾中矣。一言至是，漫聲而歌曰：一世入結交黃金，黃金不多交不深，我獨不受黃金，祇要郎君一片心，一聲嬌而軟，手情流露，麥克大笑，起手馬

奇麗之側而坐下，指之而曰：「馬奇麗亦有情網之一天，黃河之水亦澄清矣，然觀爾此時之表現，我亦信爾爾愛高善飛，高善飛此一個中年人，相貌堂堂，儀態大方，待人以誠，亦無怪爾心不不過，吾以老友之資格奉勸爾，爾不如釋此一片痴心，因高善飛已有愛妾狄氏香雲，狄香雲美若安琪兒，性又溫柔，高善飛得之，認爲足以娛其中年之歲月，願其駐溫室，不復爲他他矣。」馬奇麗曰：「此一着若何當不知之，然吾以爲，天下無事，最怕有心人，我立下此心，堅決不移，終有一日，償吾之夙望也。」

「麥克曰：「長夜漫漫，爾睡我出門，我將立於秋風瑟瑟之下，有無家可歸之嘆。」馬奇麗曰：「然則爾可以沙發爲宿。」遂自登榻，從榻上擲一紙于地，麥克擁臥，喃喃自語，不久亦入夢中矣。次日週末，高善飛偕狄香雲，同赴海濱別墅度假，正則謂國家政繁忙，未暇往也，時已秋涼，二人無復游泳，惟相與散步於海濱林木間，秋高氣清，雁鳴長空，黃葉在地，一種蕭條景象，然高善飛初不覺秋多悲，仍是滿懷喜悅，既而至馬奇麗，挽出高善飛，相與馳騁於原野之中，馳騁既倦，並轉緩行，高

「長篇言情小說」

紅樓舊粉痕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「我」一人在高善飛，視我愛我，如加加爾。馬奇麗曰：「爾是飛哥之友，我不能背彼而與爾私。」



















